



□云韶

据报道,近日浙江多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官微发布消息,重点人群可以紧急接种新冠疫苗。千呼万唤,新冠疫苗终于来了。

疫苗,是用病毒、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制备的,用于人工自动免疫的生物制品,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成就。世界上第一支疫苗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,一个名叫爱德华·詹纳的医生发现挤奶女工对天花免疫的现象,通过实验他证实牛痘疫苗可以让人们避免感染天花。正是这个发现,让人类永远摆脱了天花的威胁,爱德华·詹纳也因此被人们誉为“疫苗之父”。

需要指出的是,爱德华·詹纳的贡献虽大,但他的这种思路并不新鲜。翻阅医书不难发现,用接种疫苗的方法预防和治疗疾病,这种思路和医疗实践,在我国古代其实早就有了。

我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“疾疫”,其中,“疾”是普通的、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,而“疫”指的便是流行性传染病。早在商周时期,我国便对疫病进行了记载。自那以后,疫病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有研究表明,“从公元前674年至公元1949年这两千多年间,各类史料上共记载了772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”。

面对疫病的肆虐,人们从开始时的束手无策,到慢慢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汲取经验,形成了一些有效的预防疾病方法,这些方法在预防某些特定的疾病时,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先说说狂犬病。早在春秋时期,《左传》中便记录:“国人遂瘼狗”,瘼,指的是手脚痉挛的症状。现代医学证明,人患上狂犬病之后,会出现肌肉痉挛的现象。这段记载虽不能证明此时狂犬病开始流行,但可以看出,人们对狂犬病的危害已经有所认识。对于这种疾病,东晋的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提出了“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”,即“乃杀所咬之犬,取脑敷之,后不复发。”意思是,把咬人的狂犬杀了,把它的脑浆取出来敷在被咬的地方。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,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,人们用捣碎、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、脏器等制成“药物”,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。

这种方法虽然原始,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,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,一开始想采取体外培养的方式获取狂犬病病毒,但都失败了,最后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,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,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。

再说说天花。前文已经说到,爱德华·詹纳正是为了战胜这种疾病,才发明了疫苗。事实上,天花这种疾病,不仅对西方人有害,我们中国人也不胜其扰。在中国早期古籍中把天花称为“虏疮”,相传它是由战俘传入中国的,最流行的说法是,东汉初年马援“击虏”,随后天花开始大面积传播,那次战争发生在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(44年),马援凯旋回朝后清查人数,发现近一半的将士并非死于征战,而是死于这种疾病。

随后,医书上关于这种疾病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,如唐

代王焘在《外台秘要》中记载:“天行发‘斑疮’,须臾遍身,皆戴白浆。”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,在他的医书《伤寒直格》中曾经这样写道:“小儿‘疹痘’未出,误以热药发汗,致使阳热转甚,则重密出不快,多至黑陷而死……”明代著名儿科医生万全的《家传痘疹心法》中也记载:“痘本胎毒,俗名天疮,虽疠气之传染,实杀机之彰显……”

天花的肆虐,甚至影响到了皇位的传承。据说,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,便死于这个疾病。孝庄文皇太后和宗室等人挑选皇位继承人时,有一条标准便是对天花免疫。八岁的玄烨虽然年纪小,但是因为生过天花对此病免疫,便成为皇位继承人,他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。

正因为危害性如此大,自从天花传入我国之后,医生们便开始寻找战胜天花的方法。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就记录了两个治病药方,其一是:“取好蜜通身上摩。亦可以蜜煎升麻,并数数食。”也就是用上好的蜂蜜涂抹全身,或者用蜂蜜煮升麻,大量饮用。另一个方法是:“以水浓煮升麻,绵沾洗之,若酒渍弥好,但痛难忍。”也就是用水煮升麻,用绵蘸着涂抹疮面,如果用酒浸渍升麻更好,会剧痛难忍。

但是,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病,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。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,也有在狂犬病、伤寒病等方面类似疫苗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,针对天花,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“人痘”来阻止其传染蔓延的手段。

那么,古人接种“人痘”的方法有哪几种呢?根据有关资料记载,主要有以下几种:

一是“痘衣法”,这种方法是把得天花的人的内衣,给被接种者穿上,目的是使被接种者感染而得一次天花,这是最原始的方法。

二是“痘浆法”,这种方法是采集天花患者脱落的痘痂,用棉花沾上一点,然后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。

三是“旱苗法”,这种方法是把天花患者脱落的痘痂,研磨成粉末,再用银制作的细管子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。一般来说,经过这种办法的接种,7天后人就开始发热,预示着接种成功,但这种办法也有缺陷,“旱苗”进入鼻腔后往往会刺激鼻黏膜,使鼻腔内的分泌物增多,造成接种失败。

于是人们又进行了改进,发明了“水苗法”,操作办法是:将痘痂研为细末,用净水或人乳调匀,把干净的棉花摊成薄片,用棉花裹着被调好的痘苗,团成枣核状,用线拴着塞入鼻孔中,12小时后取出。这种方法的成功概率更高,是古人总结出来接种“人痘”效果最好的方法。实践证明,这是战胜天花的有效方法,清代一部医学著作《种痘新书》记载:“种痘者八九千人,其莫救者二三十耳。”

综上所述,不难看出,无论是对狂犬病的诊治,还是对天花病的预防,我们的祖先们一直沿着“以毒攻毒”的方向探索。而这正是现代疫苗学的基本原理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《哲学通讯》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:“我听说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;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、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。”

【文化观】

## 漫画家白茶: 希望“吾皇巴扎黑” 成为国际化IP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

五年来,超人气漫画家白茶创作的“吾皇”和“巴扎黑”漫画形象,非常受年轻人追捧,吾皇这只水墨风的喵星人以它独有的“王之蔑视”眼神和时而搞笑时而扎心的傲娇语录,逐渐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现象级IP。

近日,“吾皇巴扎黑”作者、超人气漫画家白茶携新作到济南与读者见面,表达了在给大家带来欢乐之外还能启发若干思考的愿望,“想为大家的成长提供哪怕一点点帮助”。在接受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,白茶谈及“吾皇巴扎黑”IP的开发时显得信心满满,他说未来肯定要将IP全方位开发,目前除了新书继续创作外,动漫、绘本也在计划中,未来“吾皇巴扎黑”的电影开发,也一定是以好故事、好内容为基础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《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5》与该系列之前的作品有何不同?新作的亮点是什么?

白茶:坦白讲,《喜干》第五部比前四部没有太多绘画技法上的提升,但在创作方向上注重让人物更丰富、故事形式也更丰富。故事中“吾皇”和“巴扎黑”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了,不再是只让“猫”和“狗”做一些简单的事情,我希望把它们的世界观慢慢扩大一点。

在这本新书的小别册中,“傲霸”流浪的故事跟疫情有一点结合。虽然故事篇幅有限,但这种讲故事的基础构架已出来了。

未来我的漫画、电影作品的故事,也可以在大千世界里发生,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家庭里。新书中,我已经开始这个铺垫了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网络时代,新奇的漫画形象层出不穷,《喜干》系列也到了第五部,这个系列该如何持续吸引大众的关注?

白茶:“吾皇巴扎黑”刚出来时,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存在。现在,新奇的东西确实也层出不穷,但是新奇是一方面,坚持是另外一方面。对我来说,要做的就是让新奇坚持下来,并且在不断出新的过程中,继续让读者感受到漫画中关于成长、关于陪伴、关于爱等这种永恒的话题,要让读者感受到里面的人物是有灵魂的,是在成长的。

比如,《喜干5》里面描述了很多关于流浪猫的故事,它们互相陪伴,共同成长,互相对彼此拥有一份爱。我未来再创作故事,其实不再期待说它有多么畅销,我希望它传达的理念能让每个读者感受到一些温暖,这个特别重要。我会把我想要传递的情感、生活态度,潜移默化到故事中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“吾皇巴扎黑”目前正在做的作品还有什么?在IP开发上有什么新进展?

白茶:现在正在做的是“吾皇巴扎黑”历史主题的漫画新作品。国外历史上有很多奇葩君王,我们的作品类似于“吾皇”们去cos他们,顺便讲一讲世

界历史,开辟一个比较新颖的历史主题类漫画作品。

正在打算创作的是“吾皇巴扎黑”的绘本,会请专业的老师、一些幼儿领域比较厉害的权威专家,一起帮我们策划这套绘本。我现在正在研究绘本,毕竟绘本的绘画风格、文字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领域的东西。

“吾皇巴扎黑”IP开发的整条线都计划得比较好,现在有各种形象商业授权,后面还有电影等作品在计划中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“吾皇巴扎黑”虽是漫画形象,但使用的是中国水墨的表达方法,这一系列带有国风元素的动漫形象一直就很受关注。你对这两个中国自己的原创动漫形象的未来设想或规划是什么?

白茶:我的目标中,我不想停留在一个独立的漫画作者身份上,而是要和我的团队一起全方位打造“吾皇巴扎黑”。希望未来有一天大家提到中国人的时候,在提到中国功夫等之外,也能想到有一个卡通形象叫“吾皇”。就像我们提到美国会想到迪斯尼动漫形象、泰迪熊、加菲猫等。

我是有这样一个远大目标的,所以我们在“吾皇巴扎黑”的商业布局上也吸取了很多国外大IP的做法。比如IP形象授权这一块,我们也在结合本土的情况之时,跟迪士尼、韩国的一些大IP学习,学习他们的授权方式等。在这一块我们打造了专业的授权团队,线下授权的各类产品已经很丰富,我们自己也会自主研发文创产品。当然,“吾皇巴扎黑”的形象商业授权不是简单地售出形象消耗这个IP,而是同时也将好玩的内容输出去,为这个形象争取有质量的曝光量。希望消费者看到“吾皇巴扎黑”时,能停留几秒钟,被吸引。

未来,米奇、Hello Kitty、机器猫在做什么,我们也要赶超它们。当然这些设想都是以文化为基础、以内容为基础,然后再去做这些开发。我希望“吾皇巴扎黑”将来是一个国际化的IP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很多国外动漫形象来自于爆款电影,通过一个好故事打开市场,成为家喻户晓的卡通动漫形象。“吾皇巴扎黑”在做电影上有哪些设想?

白茶:我们现在的电影处在剧本开发期。在我们的商业开发比较良好的情况下,我自己对电影的期待很高。但我也知道,作者本人奠定了这个作品本身的基础形态是什么样子,对要做的电影的质量,我还是挺有信心的。我擅长去挖掘一些人物情绪上的东西,在有好的故事构架前提下,我擅长细节血肉的填充。故事不用多么复杂、多么深刻,把一个简单的道理讲得很生动,很有细节就很棒了。希望我们的电影在观众走出电影院之后还特别留恋。

做电影我们也不着急,因为慢工出细活。我也不太在意时间长了市场的热度会下去,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依然能把受众拉回来。